

Q:您眼中的上海是什么样的?

A:上海这个城市,即便历经跌宕饱经沧桑,面上却是不留丝毫痕迹,依然故我地绝然超脱于碌碌俗世间,永远年轻、永远自信,永远有转机和福运。

Q:不难看出您对上海女人有点情结,这和童年经历有关吗?

A:那还是1945年回上海,我还只是个孩子,那时也不曾进过百乐门,只是路过了在门口张望,只见一群舞小姐婀娜地款步踏入,那种无与伦比的翩然风姿,真是踏遍全世界都再找不到,怕是也只有在大上海,这方百年来浸润于中西文化的灵气之地,才能吸纳、融合、培育出这样精致的美人儿。

Q:在您眼中,上海好像什么都好?

A:1987年时我就曾预言,上海是长江的龙头,它一旦抬了头,就不得了。现在你看,尹雪艳不老,上海也不会老。



旗袍是白先勇对上海永远的眷恋

我的上海 My Shanghai

白先勇于上海的情谊,虽短却刻骨铭心。前一阵《永远的尹雪艳》做了沪语版,首演时白先生亦是亲临,那本就红润的脸庞,在灯光的照射下,泛起激动的韵色。

文 | 毛子倩 图 | 高剑平



实打实地算起来,白先勇在上海度过的童年,3年还不到,却是最好的年纪,9岁到12岁,一个男孩子最初有世界观形成的年纪,于是,对于上海,白先勇有很多话可说,仿佛不止3年,而是在上海生活了30年。

“上海本来就大,小孩子看上海,更加大。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,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,随便转一下,花样百出。”白先勇曾经在他的散文集里这样写道,那个花花世界的大上海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,以至于终身难忘。

头一回让白先勇吃惊的是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的“大世界”——那仿佛是所有早年来过上海的孩子们都不得不提的地方,那是天堂一样的存在。白先勇犹记得第一次去游“大世界”的情景,“站在“哈哈镜”面前,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奇形怪状,笑不可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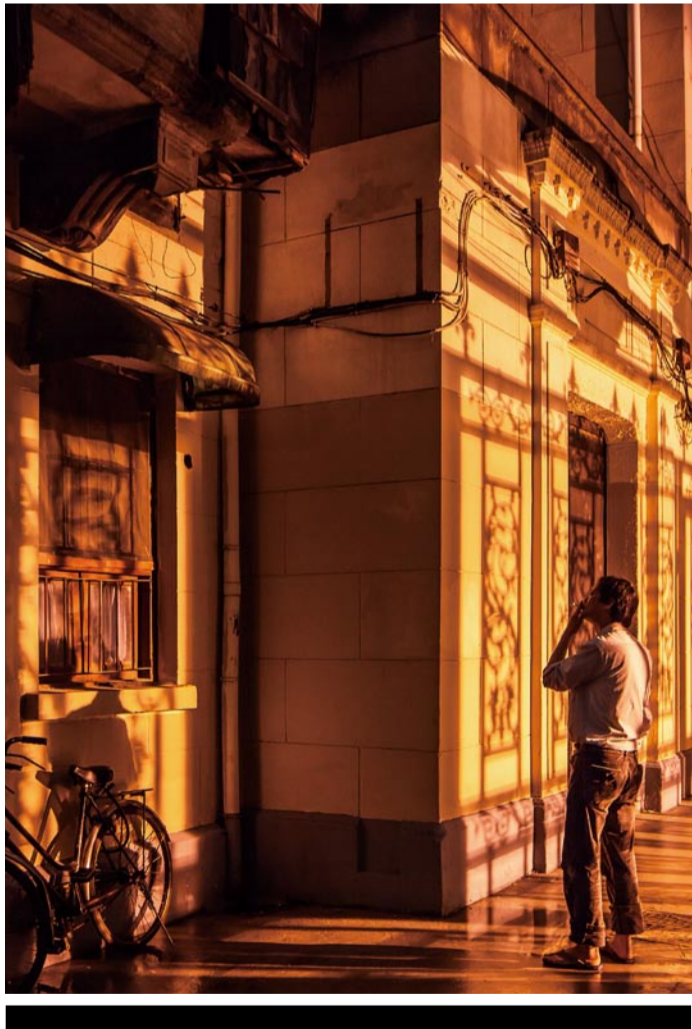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小孩子,玩乐似乎是记忆永远的重心,虽然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也让白先勇惊叹不已,可说得清细节的,还是上海的戏院。“大光明”的红绒地毯有多厚?白先勇记得可清楚——两寸!可以想象的具体画面:红毯一直蜿蜒铺到楼上,走在上面软绵绵,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白先勇记得那时候的盛况,他说,上海的首轮戏院“美琪”、“国泰”、“卡尔登”专门放映好莱坞的西片,《乱世佳人》在“大光明”上演,静安寺路挤得车子都走不通,“上海人的洋派头大概都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来的。”

很多年以后,当白先勇带着《永远的尹雪艳》来上海的时候,他没有什么要求,只希望这出上海的戏,能用上海话来演:“因为只有上海的文化和精致才能孕育得出尹雪艳这样的人物,所以,尹雪艳说上海话就对了!”这种专注于地方特色细节,若不是真爱,又何必坚持呢?

上海细节

Details of Shanghai



席子 2013.05 摄于黄陂南路

上海另一夜 Another Night in Shanghai

有时害怕,当记忆老化后,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也就消失了。席子的“上海另一夜”拍出了真正的上海,夜色中城市的新旧交替。夜里的上海,弄堂里,有人吃晚饭,有人做生活,有人搓麻将……每张照片都有一种迷离的色彩,非常上海。

温故 Review



上海的过去总是有种特殊的魅力让我们着迷。从本期开始,《读城》版将开设“温故”专栏,向您介绍上海曾经的文化和生活。也许您在这里看到历史,也许您在这里找到了今天上海的魂。

孵茶馆

春末夏初总是喝新茶的好时节。老上海茶楼兴盛于清同治初年。最早的茶楼是洋泾浜的丽水台茶楼。自丽水台茶楼之后,老上海茶楼由南市向北市一路发展,一洞天、湖心亭、怡兰、桂芳阁、香雪海、鸿福楼、一壶春、得意楼等颇有诗情画意馆名的茶楼纷纷开张。

上海有特色各异的茶楼,有苏浙风味,有南国风情,也有日式欧派。当然,因茶客不同茶楼也分高低两档。高档茶楼大多开在繁华市面或风景幽静之处,是名流要人聚会之所。低档茶楼遍布市井里弄,茶客为普通百姓。“老虎灶”则是后者的代表。老上海的茶楼充当着信息交流媒介的角色,不少茶客在茶楼中交流信息、洽谈生意。不同行业的茶楼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。晚清的营造商大多在福州路青莲阁举行茶会,建筑商常聚于福州路长乐茶楼,小包工头则在湖北路天香阁及附近的一乐天茶楼活动,花卉行业在老西门外阿德茶楼设台交易,品芳楼是旧汽车配件的交易场所,四美轩是珠宝玉器市场之一,浙江路萝春阁是木业集散地,一洞天茶楼则是报人的新闻聚会中心。同时老上海茶楼也是新闻集散地。记者、巡捕、便衣侦探都经常光顾茶楼。